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復夢
第二十六回 聽佳音私心竊喜 吞小影獨解相思

話說夢玉聽見五兒說素蘭咽了氣，他趕忙要去瞧瞧。秋瑞叫住道：「他是癆病死的，你斷不可去瞧！你依著我，同我到園裡吃飯去，這才是我的好兄弟，是我的知己兄弟，你若不依，定要去瞧，咱們就打這會兒起一刀兩斷，你也別認得我，我也別認得你，憑你哭瞎了眼，也不同你好。」夢玉歎息道：「可憐！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就去瞧瞧，也無妨事。既是姐姐這樣說，我同你到園裡去。」秋瑞道：「很好。」叫五兒照應屋子，同著夢玉一直走出院門。到怡安堂棚下，看見婉貞同幾個丫頭們在那裡說話，秋瑞笑道：「你忙完了嗎？」婉貞道：「早著呢，幫朱姨娘那兒忙的使不得。」夢玉忙問道：「你這會兒打那兒來？」婉貞道：「我打凝秀堂來。」夢玉道：「你聽見有什麼事故子沒有？」婉貞笑道：「有是有的，要仔嗎還沒有仔嗎。」秋瑞道：「這會兒呢？」婉貞道：「這會兒查大爺們進來將他挪出垂花門，繞到承瑛堂的後牆外那個大空院子裡。我聽見說，就在那靠著後門一溜兒的空屋裡，不知是那一間。撥了個老媽兒去服侍。看那光景不過是今兒晚上的事。咳！真是可憐。這會兒剛挪了出去，我媽媽叫我出來逛一會，再到凝秀堂去。」夢玉聽了瑩瑩欲淚。秋瑞道：「婉姑娘，同咱們去吃飯罷。」婉貞道：「我沒有空兒，姨娘們等著我去幫忙呢。」秋瑞就將夢玉拉著道：「咱們去罷。」夢玉只得跟著同去。走進園門，正是月明如畫，花影紛然。來到竹香梧影山房，聽見那些姑娘們燕語鶯聲，談的有興。見他兩個進來，起身讓坐。秋瑞叫丫頭們添個坐位，拉夢玉坐下。修雲道：「你兩個在那裡遇著一堆兒的來？」秋瑞道：「我在怡安堂下來，看見他正要來找你們，我叫住同走，他說到這兒來吃飯呢。」鄭汝湘笑道：「剛才修姑娘說彩芝已得青錢，我又來一知己，咱們坐中人都要滿飲一杯。」夢玉未及回答，只見陸春漪、程佩蘭、張雲裳、孫孟祺、江秋白、蔣心如、魏芳林、沈若素這幾位姑娘笑道：「汝湘饒舌，何得以非分之言撓我們的雅興？」那邊坐的董曉霞、鄒文若、餘雙金、李彩鳳、李彩鸞、陳夢雲、陳夢芬、周蕙芳這一班姑娘們都說：「春漪姐姐說得很是，該罰汝湘一杯。」江秋白道：「汝湘酒量甚雅，取一荷葉，令其飲兩荷盤，以戒多口。」眾人都說：「很是。」修雲命雙梅取荷葉作碧筒飲酒之具。秋瑞對夢玉道：「你吃點東西，該出去照應一會再來吃飯。魏芳林道：「玉大哥來了還沒有飲幾杯酒，咱們倒鬧了一會子的寡話，讓他再飲兩杯去罷。」修雲道：「玉哥今兒的差務甚忙，不可過飲。秋姐姐，你將那一大杯給玉哥吃了去罷。」夢玉道：「我也只好喝半杯。」秋瑞道：「我同你分吃，省得你推我讓的。」拿起杯來倒了一半，夢玉一口飲乾，起身說道：「我去去再來。」往外就走。秋瑞趕忙說道：「兄弟，你不許往別處去，到廳上去照應照應就來。」夢玉應道：「我不往那兒去。」一面答應，轉身出去。眾位姑娘笑道：「秋姐姐，你真多管閒事。這是他家裡，你怎麼管起他來？」秋瑞滿面飛紅，無言可答，拉著修雲附耳說了幾句。修雲驚道：「原來如此！姐姐說的是，這是斷惹不得的。玉哥真是個傻子，必得要去管住他才好。」修雲對著秋瑞拜了一拜道：「姐姐，你真是我家的親姐姐。我們一家子都感你不盡，還是你去管著他罷。快去，快去！」席面上的姑娘們看見修雲大驚著急，不知為的什麼。秋瑞又在鄭汝湘耳邊說了幾句，鄭汝湘也大驚說道：「是極！快去，快去！」原來鄭汝湘同鬆彩芝是嫡親兩姨姐妹，他同夢玉深相契合，所以也十分關切。連忙站起身來，將面前一大杯酒端著，說道：「敬姐姐這杯酒，以此奉托。」秋瑞道：「笑話，怎麼說」奉托」二字！」汝湘道：「因姐姐是閨門俠士，不拘形跡，故敢說此一言。」修雲道：「秋姐姐快喝了去罷。」秋瑞接過來一氣飲乾，說聲暫別，轉身就走。修雲對著吳瑞的媳婦說道：「吳嫂子，你跟著鞠姑娘去罷。」吳家的答應，跟著出去，都且慢表。

且說夢玉出了如是園，走到怡安堂，只見各處燈裡都在換蠟，東西兩溜的群芳以及聽事值宿房那些跟來的姑娘、嫂子們都吃過了酒飯，走的走，坐的坐，無處非人。心裡想著到承瑛堂去瞧瞧老太太。走進介壽堂的院門，比那元宵掛的燈還要熱鬧。順著西廊下慢慢走著，看那些外來的姑娘、嫂子們說說笑笑，十分熱鬧。

剛走到介壽堂的值宿房邊，聽見裡面有人說話，夢玉站著聽聽，是個老媽兒同兩個丫頭、嫂子們的聲音。聽見那老媽兒道：「咳！像你們這些姑娘、奶奶們，前世不知是怎麼修來的，才遇著這樣好主人！成天家魚兒肉兒不離口，穿的是綢兒絹兒，要個什麼就有什麼。老太太們又好服侍，連個熱氣兒也是不呵一口的。不像咱們大奶奶，直野了一天只燒三塊煤，他還叨叨說過費了。本情也難，大爺是任什麼事兒也不乾，成天家說古兒詞給小嬸兒聽。咱們大奶奶也不管閒事，打早上起來坐在炕上，同著相公、姑娘們就是一路燒餅、麻花子、甜漿粥，吃完了這才下炕，也不管這個也不管那個，各自各兒梳著光光的頭兒，擦著一臉粉兒，點上厚厚的胭脂，換上一件衣服，穿著雙木頭底兒的青布鞋，拿著枝長煙袋站在門口望個街兒，引得那些過往的爺們走過來走過去的瞧。可憐家裡是當了個精光，一天只喝一頓兒小米子粥。大奶奶嘴饒著呢！任憑你沒有錢，搜搜尋尋的找點兒東西，在打鼓兒上賣幾個錢，不是買羊肉湯下面，就是買羊肉吃片兒餅餅。那個賣燒腸兒爛肉的老劉，就欠下了五吊幾百錢。前日端午，一個大錢也不給人家，叫老劉堵著門子好罵。他倒不依，要同人家打官司。奶奶同姑娘們不知道，咱們那大奶奶凶著呢。」有一個嫂子問道：「你大奶奶也不做個活兒嗎？」老媽兒將嘴一努道：「臊死我了！他做活？十個指頭兒同我一樣，也是連著的，那裡拿得起一個針兒、一條線兒來？只剩了會養孩子。二月間養了六姑娘，還沒有滿月就有了喜。這會兒又懷著幾個月的身子呢。」又一個問道：「到底你們大爺也不找點兒事務乾乾？成天家閒著也不是個事。」老媽兒道：「他會乾個什麼？寫也寫不上來，做也做不上來。他自家說，有個官兒在身上，是個老爺。我瞧著也是個二五眼的老爺，不過是個行貨官兒，也算不了什麼事。」

有個丫頭說道：「我瞧著你們大奶奶的那雙腳倒很小，也同咱們家奶奶、姑娘的差不多。」老媽道：「罷呀！全是裝的。脫出來比姑娘你的還肥些兒。你說起他的腳來，真叫我噁心！今兒要到這裡來，換下一雙裹腳交給我替他洗，真髒著呢！你沒有瞧見，上面的蝨子都長滿了，至小的也有豆兒大。那雙腳，再也沒有這麼臭。那天大爺實在聞不過，逼勒住他洗腳，叫我舀水進去，他正解著裹腳，我聞了那股味兒，直噁心了兩天也嚙不下一點兒東西。呸！髒著呢！他這幾天因為要來給這裡老太太拜壽，叫大爺東借西借的，好容易才借了這幾件衣服、首飾。一來是拜壽，二來還為著借銀子。我聽見說，大爺趕七月間要進京去找花二爺。那花家同咱們大爺是兩姨弟兄，我在花家待過一年多，他們的交情我是知道的。那花大爺叫做花子虛，娶的大奶奶是李氏，長的很俊的一個人兒，腳手兒也很見得，做人又和氣，寫也寫得，算也算得，做出來的那一手兒針線，真個是誰也趕他不上。我服侍了他一年，真真待咱們不錯。除月間一吊工錢，還三不知兒的一百兒八十兒、三百五百的給我添補點兒衣服，到冬月間還要賞一兩匹布，再給幾斤棉花。像這樣的主兒，那裡遇得著呢？後來花大爺要回山東去，是我家老頭子有病我丟不下，沒有跟去。臨動身的時候，丟下好些家兒伙兒，都賞給了我。誰知花大爺沒有福氣享受這位奶奶，回家去了不到一年來的，就不在了。丟下這位花枝兒似的大奶奶，又沒有生下一男半女，真是可憐！二爺又沒有娶親。後來我聽見人說，大奶奶往前走了一步，嫁了一位有名兒的大財主。我想著這麼美人兒似的一位大奶奶，怕他沒有福氣嫁個財主嗎？」

誰知我前兒打聽打聽，說是大奶奶嫁了過去很得意，養了一個哥兒，月子裡得了病，新近說不在了。咳！可憐神佛爺不叫這樣兒的好人多活幾年。這花二爺因他哥哥不在了，嫂子又出了門，他就將那些房糧地土攏共攏兒賣掉，帶著幾千銀子進京開了個大油鹽鋪，兼賣著些兒雜貨，近來很發財。娶了一位二奶奶，我聽見說是行戶中出身，過得很好。」有個丫頭接口問道：

「什麼叫行戶？」老媽兒笑道：「是做買賣的。」丫頭道：

「是做什麼買賣的？」老媽兒被他問住，只得笑著應道：「是販阿膠的。」內中有一個丫頭道：「我父親當日也賣過阿膠，後來折了本，窮的過不得，才將我賣到這裡來。你們別瞧我不起，我也是個行戶中出身。」老媽兒們都笑將起來，趕忙說道：

「姑娘快別亂說，這是說不得的。」有兩個嫂子道：「你別混打岔，讓他說話。」老媽兒道：「這會兒花二爺本錢大了，我聽見說同著一位孫太太開了個放官利帳的印子局。前兒有書子來叫大爺去幫著管帳。那個門子，我也站不住，等著大爺弄得了盤纏，

叫他還了我的七八個月的工錢，我要出來。現在那個做媒的吳大媽給我說著一門親事呢。」眾人驚問：「你今年多大年紀了，還嫁個什麼勁兒呢？」那老媽道：「我今年也才五十九歲，人家瞧著我不過像四十來歲。不怕姑娘同奶奶們見笑，我已經嫁過七磨兒了。我原想著不嫁罷，誰知那天大奶奶叫進瞎子來算命，我也花了幾個大錢算算，他說我老來的運氣很好，今年冬月間是紅鸞天喜，要嫁個屬馬的才是對兒。我細想想真是好，嫁了七磨兒都是屬狗的，再也遇不著個馬。那先生說我的命硬，別的都對不住，必得要個屬馬的才對得住呢。」

內中有一個瘦子笑道：「本情那個馬同狗站在一堆兒，你瞧瞧馬多大，狗多大？別說七個狗，就是十個狗湊在一堆，沒有一個馬大。」那些老媽兒、丫頭們都哈哈大笑。

夢玉正聽的出神，只聽見背後「嗤」的一聲笑，夢玉嚇了一跳，回過頭來見是秋瑞、芳芸同著吳瑞的媳婦。三個人握著嘴笑的面紅面脹。秋瑞一隻手拉著嘴笑，一隻手拉著夢玉，三個人同吳家的走上甬道，放聲大笑一回。秋瑞道：「老祖宗，你不把個人活急死！我同吳瘦子到了垂花門，查大奶奶們都說沒有見你出去，我是不信。槐大奶奶叫外聽事的到席面上四處瞧過，總不見你。周瑞們也說沒有見你出去。我同吳瘦子見人就問，大金瘦子說，他站在怡安堂卷棚下瞧著你到這院裡來，那些跟來的瘦子、姑娘們都說瞧見打這兒來了。我同吳瘦子想著，你一定是瞧老太太去，趕著走甬道上到承瑛堂，叫開門進去，章先生正唱著《雙封誥·碧蓮姐打草鞋》的這回書。我進去見老太太很歡喜，一個人兒喝著酒，紫丫頭靠著炕沿兒坐在矮腳踏，給三叔剝蓮米兒。我敬了老太太兩杯酒，搭訕著走了出來。芳姐姐問你在那兒，我說正在這裡找呢，他說我也出去瞧瞧熱鬧。剛走到這卷棚底下，倒是吳瘦子瞧見你背著身子站在這兒。叫咱們找了一個難，誰知你在這兒聽八角鼓兒呢。」

夢玉笑道：「我原要去瞧老太太，等著二叔叔同丈人進來跟著敬酒，誰知走到這裡，聽見戚大瘦子家的侯媽說瘋話，我就聽出了神，你們站在背後，我也全不知道。」芳芸道：「老太太不叫敬酒，早就叫人出去對二老爺、鬆大老爺、姑老爺、梅大爺說過了，一個也不許進來敬酒。這會兒連兩位太太、姑太太、二姑娘這三處都知會過了，誰去敬酒，老太太就要動惱。」

秋瑞道：「我方才進去敬了三杯酒，糊裡糊塗的，倒沒有惹老太太動氣，瞧著老太太很歡喜。」芳芸道：「老太太何曾將你看做外人！今兒還同三老爺說了一會子。」夢玉忙問道：「說他些什麼？」芳芸道：「老太太對三老爺說鞠老爺同鞠太太可憐五十外的人，只有這位姑娘，真是心坎兒上的一塊肉，一天也離不開的。鞠老爺又古道，又是大老爺的同年。老太太的意思，要將……」芳芸剛說到這裡，秋瑞將芳芸一推道：「你去罷，我要同夢玉去看熱鬧呢。」夢玉道：「芳姐姐，老太太要將什麼？」秋瑞將芳芸一路混推，笑道：「任什麼話我也不要聽，我倒有句要緊話對你說。」回過頭來對夢玉道：「兄弟，你站在這裡別動，我同芳丫頭說句話。」夢玉笑道：「我也聽聽。」秋瑞道：「姑娘們的話，與你不相干兒。」一面說著，將芳芸拉在一邊兒，對著他耳朵將素蘭的事同自家管他的緣故說了一遍。芳芸驚出一身大汗，忙說道：「這是碰也碰不得的，你千急管住他。別說後院子不叫他去，就是凝秀堂也別叫他去才好呢。你不知道素姐兒的病為他起的嗎？他一天至少也要去瞧他幾遍。這會兒就是咱們兩個四隻耳朵，我對你說了罷，真個老太太同三老爺商量的，要將鞠太太搬到這裡來，同鞠老爺住在蕉兩山房。老太太的意思，要將夢玉給鞠老爺、鞠太太做個招贅女婿，一輩子總在這裡養老。」秋瑞此時心不由己，撲撲亂跳。芳芸道：「這個人，不但是咱們的性命，也是你的性命。」秋瑞道：「外人面前休提一字，明日咱們到六如閣去焚香，拜個同心姊妹。」芳芸道：「很好。」秋瑞道：

「老太太這話還有誰聽見？」芳芸道：「晌午些兒八角鼓的出去了，老太太叫唱南詞的歇歇兒再進來。那時候只有老太太同三老爺娘兒兩個談心，旁沿兒就是同紫妹妹伺候。今兒連紫丫頭的事也有幾分信兒。」秋瑞道：「紫妹妹的事怎麼有信兒？」芳芸道：「三老爺指著我同紫丫頭道：『媽媽，我有這兩個好媳婦，同大房的兩個也對得過。』老太太道：『你這房比大哥那房還多一個。』三老爺道：『我知桂老三肯不肯呢？』老太太說：『有你鬆大哥做媒，二哥哥、二瘦子作主，況且換門親，有什麼不肯呢？』底下就接著說你的話，說道：『秋姑娘，我瞧他人也很好，我原來說給魁兒，就是年紀太大不相對，況且鞠太太老夫妻兩個是一天也離不開的。我的意思，請鞠太太搬了進來，就同鞠老爺住在蕉兩山房。將夢玉給了鞠老爺夫妻做個養老女婿，他兩個老人家也有了個倚靠。』三老爺道：

『媽媽見得很是。』」秋瑞道：「不用說了，任什麼人面前也別提。後日十九是觀音菩薩生日，照會紫妹妹，咱們三個到佛前結一個同心姐妹。」芳芸點頭。

秋瑞回過頭來不見了夢玉，他就頭也不回一直出去。來到怡安堂，連個影兒也不見，瞧瞧吳瘦子也不看見，忙忙的繞過景福堂到了垂花門口。見吳家的站在那裡同查大奶奶說話，秋瑞忙問道：「大爺呢？」槐大奶奶道：「到席上讓酒去了。」秋瑞就將找他的緣故對門上兩位奶奶說知。他兩個大驚，說道：

「不虧鞠姑娘細心，我們那裡想得起？真個這是件要緊事，必得管住他才好。」說著，走到門邊，連忙高聲吩咐道：「你們都照應著，別叫大爺到後院裡去。瞧見走到夾牆門口就趕緊止住著，大爺若是不依，你們趕著來對我們說。」外面的眾人齊聲答應。查大奶奶又說道：「再差個人，外面去照應著大爺。」眾人也響響的答應了。秋瑞聽著，這才放心。槐大奶奶道：

「姑娘請進去罷。」秋瑞同吳瘦子走著，心中十分自慰。來到景福堂後卷棚底下，對吳家的道：「你去對二姑娘說，已經有人瞧著呢，只管放心，我在景福堂照應，一會兒就來。」不言吳家的到園中之事，秋瑞在景福堂照應各位夫人、太太。且說夢玉在這四處席上，俱極意歡讓一回，鬧的週身皆汗，拿著把扇子站在春暉堂院子裡不住亂扇。東院裡住的顧師爺，字蓼洲，是專畫小照美人的，夢玉也同他說得來。夢玉畫了一幅小照，因去接鬆大人，就忘了取進去。這會兒，顧蓼洲散了席，洗澡乘涼，換了件紗衫子，拿著一把大芭蕉扇，走出院門來看熱鬧，誰知正遇著夢玉在院門站著扇扇。蓼洲笑道：「大爺今兒忙壞了！」夢玉轉過臉來，笑道：「二哥還沒睡嗎？」蓼洲道：

「早著呢，那幅小照畫得了，大爺也不來取。」夢玉道：「很好。我這會帶進去，同你到屋裡去瞧瞧。」蓼洲道：「就在架子上。」夢玉同顧蓼洲剛進院門，後面有人叫道：「請大爺。」夢玉回過頭去，見是垂花門外聽差的金映。夢玉道：「我在顧師爺屋裡看畫，就進去。你到敬本堂去等著罷。」金映答應去了。

夢玉到顧蓼洲屋裡坐下，蓼洲將燈撥亮，就在小書架上取下一幅絹畫的小照，夢玉接著，問道：「你桌子上的這些扇子是誰的？」蓼洲道：「都是裡面姑娘們的，盡要畫美人兒。還得十來天可以全有了，橫豎也不等著扇。過了明日，還要給鬆大人畫小照。」夢玉將手中的小照打開，看那畫的是「獨立西廂下，迎風戶半開」的景致。夢玉要了面鏡子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笑道：「補起景來，越發像極了，真是妙筆傳神！容日再謝。」捲起來站著道：「我還要畫幅大橫披，且等你的完結，完結咱們再說罷。」說著，走出房門。

蓼洲道：「你這會兒還要到那裡去？」夢玉道：「不到那裡，我揀直的進去。」蓼洲笑道：「我倒教你一個走法，咱們這後院的那堵牆塌了，還沒有砌上，你只要一直過去，不多幾步就是垂花門口。」夢玉道：「怎麼你這裡的後牆又通垂花門口？」蓼洲笑道：「這堵牆就是夾道，這頭通馬棚，那頭是後院子，中間是垂花門的腰牆。那裡有夾牆門，你到那裡一叫就開，又省走多少道兒。」夢玉聽了大樂，說道：「很好。有人找我，你只說我上去了，別說我走夾道兒。」蓼洲笑允。

夢玉拿著小照走到後院，跨過塌牆，順著月光忙忙的往裡一直進去，竟到後院子來。只見一個大院子荒荒涼涼的堆著幾大堆馬吃的稻草，還有些蓋房子剩下來的木頭、磚瓦。滿院的青草倒有幾尺來深。遠望去，後門口倒像有些屋子，慢慢走去，一腳高一腳低，那些怪鳥蟲聲與那空中蝙蝠忽飛忽止。將要走近屋子，只見那土牆邊一溜兒站著五六個人，十分看不清楚，夢玉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忽然不見，登時間滿身毛發皆豎。此時，甚覺進退兩難，正在著急，隱隱聽見有人叫道：「夢玉！」聽了聽，又無動靜。只得大著膽子走近屋邊，瞧見有間屋裡隱有光亮，走到門邊，裡面有人又叫一聲。夢玉聽得明白，是素蘭的聲音，連忙應道：「素蘭姐姐，我來瞧你。」說著，走了進去。只見一張破半桌上，點著個半明不滅的瓦燈盞，挨著靠窗的這個大炕。素蘭坐在炕上，靠著

個大枕頭，穿著一件水紅單綢子的短衫，水綠單綢褲，大紅鞋。雲鬢上戴著兩枝兒夾竹桃花，一張俏臉只剩了手掌大，檀口上猶點著胭脂。

原來這素蘭本姓秦，今年已二十三歲。向是老太太身邊的人，因見他性格溫和，品貌又長的清秀，且年紀又大，所以將他調到凝秀堂，叫他在那裡，倘或老爺要他服侍，生下一男半女，也就將他做姨娘。這也是老太太因為丁單子弱廣延後嗣之意。誰知這素蘭自有高見，他一心只看上了夢玉，任憑在老爺面前伺候，毫無一絲苟且，真個是守身如玉。二老爺見他如此端莊，心中也甚歡喜，每逢到凝秀堂，從不叫他伺候。素蘭頗覺相安，他就一心一意的在夢玉身上。凡是夢玉到他屋裡來，他分外親熱。

這夢玉又是個惹人多情的一個寶貝，黏著了叫人丟他不下。誰知夢玉是天生的情皮情骨、情血情內、情心肝、情腸情肺、情肚子情舌頭，連週身的頭髮、寒毛都是有情的。但夢玉雖是在情海裡浸過了三千年泡透的情人，他與色字是毫不相干。情與色，竟是兩途，離的遠著呢！人家的多情是男貪女愛，朝雲暮雨，黏皮貼肉，如魚似水，這是好色，並非多情。

夢玉是黏不上這些字，他的多情，又是獨開生面的一個樣兒。

他也沒有別的情法，只就他自己情起。他要吃飯，想著人也是要吃飯；他要穿衣，想人家也要穿衣；他怕冷嫌熱，想人家也怕冷嫌熱；他歡喜大樂，想人家也歡喜大樂；他心中委屈，想人家也心中委屈。不但一人如此，人人如此，就是大千世界恒河沙數的人皆如此。所以同這些姑娘們攬在一堆，並不知自身是男，他人是女。覺得他的身子就是我的身子，我的身子就是他的身子。以至那些姑娘、嫂子們見他如此一個中了情毒的道學，也就忘了他是位爺們，不拘是什麼事，從不避他。那怕遇著擦身洗澡呢，大爺來就來，要去就去，聽其自然。他不但在這些人面前不動色念，就是同海珠們做了夫妻，那魚水之歡也是慢不在意的。實在這天風清月朗，春意滿懷，偶而高興也不過學那畫寫意畫兒的先生，不求工拙，隨便拓上幾筆聊以適興。

這海珠姐妹們也不在枕席之愛，反以為是個知己丈夫，所以夫妻們分外的恩愛。就是那些要嫁他的，也是這個意思，並不是歡喜他會養孩子。

誰知這素蘭將夢玉的情字兒解錯了，就入了情魔，害了情病，吐了情血，消了情肉，斷了情腸。臨到情終，還望著情人。

此時正在情想，忽然見夢玉進來，就像得了一粒救命仙丹，連忙坐起來，叫一聲「夢玉」，底下也就說不出話來。夢玉瞧見十分傷感，趕忙過去扶住道：「姐姐，我特來瞧你。」素蘭點點頭，將嗓子裡的一口痰吐了出來，然後說道：「夢玉，我為你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夢玉道：「怎麼姐姐是為我死？」素蘭道：「這裡沒有外人，將我死的緣故說個明白。我實在是不能夠嫁你，想成了吐血。可憐我保身如玉，一心在你。我如今還是個二十三歲未成人的閨女。我方才因為人多心裡發煩，忽然暈了過去，心裡是明白，老太太的壽日，厭厭氣氣的成個什麼道理？所以掙扎著醒過來。他們搬我到這裡倒也罷了。查大媽派老陳媽來服侍，這會兒叫我帶著菱兒給我去取我的衣服、被褥來做裝裹，我也等不到天亮。」說著，將手拉住夢玉道：

「兄弟，我這會是要死的人，也顧不得害臊，我保住的身子我今兒要交給你，同你成了夫妻，我死也瞑目，也遂了我二十三歲的心願。」夢玉道：「姐姐如此為我，我怎麼不肯遂姐姐的心願呢？只是病體如此，且保養幾日再訂佳期。我此時同姐姐相親相抱，就是夫妻。」說著，解開衣服，將素蘭抱住說道：

「姐姐，等你病好，定如心願。」素蘭道：「可憐我一片癡情，我這身子果然是你的。將來逢年遇節你燒張紙錢兒給我，我受你的也不害臊。」夢玉道：「或者好起來也論不定。」素蘭搖頭道：「斷不能。兄弟，我同你這會兒是誰？」夢玉將他抱住，口對口兒說道：「我同姐姐是夫妻。」素蘭點頭道：「好兄弟，我真死的不委屈。你那卷子是什麼？」夢玉道：「是顧老二給我畫的小照。」說著，就打開來給你瞧。素蘭道：「真個像極，一絲兒也不錯。我有個主意，你依我不依？」夢玉道：

「我這會兒同姐姐是何等恩愛！有什麼不依的事。」素蘭道：

「你將這小影兒全挖了下來，我要嚙下肚去。」夢玉歎道：

「姐姐，你真是我的知己夫妻。」說著，在身上取出一把小刀，將小照兒鋪在破桌上，接著那小影兒週身挖了下來，遞與素蘭道：「姐姐，你瞧，越看越像。」素蘭拿著這五寸來長的小夢玉，眼淚汪汪的道：「這才是我解相思的仙藥。」放在手心裡搓成一個小團兒，嚙在口中說道：「兄弟，將那口涼茶遞給我。」夢玉趕忙遞了過去，素蘭喝了一口，將一個夢玉剛咽了下去，聽見院子裡有人說話。

夢玉瞧是菱兒同著老媽抱著東西一路說著進來，菱兒瞧見夢玉說道：「外面老爺送客，各處找大爺呢。太太們也快散了。」夢玉聽見，趕忙拿著扇子，回過頭來說道：「姐姐保重！我再來瞧你。」剛跑出門，聽見素蘭叫道：「夢玉休忘今日！」夢玉一面答應，飛跑的出去。到了夾牆裡，一直往外飛奔。有一個人迎面走來，不知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